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 蟹攝二等開口字的擬測*

吳瑞文**

摘 要

從《切韻》序、《經典釋文》序錄和《顏氏家訓·音辭篇》的記載可知，上古漢語到了六朝時期，至少已經分裂為南北兩個主要的方言群，一是北方的河北方言（鄴下音系），一是南方的江東方言（金陵音系）。（丁邦新 2008 [=1995]）根據梅祖麟（2001、2013）的假設，現代南方方言中的閩語、吳語及北部贛語都存在一個江東方言的層次。在這個前提之下，本文準備利用閩語的豐富材料，透過同源詞比較及層次分析，配合漢語音韻史及漢語詞彙史的研究成果，構擬江東方言蟹攝二等開口皆佳夬諸韻的音值。整體而言，本文研究

* 本文初稿曾於「百年來的漢語音韻學：第十四屆國際暨第三十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2015/10/23-24，臺北，東吳大學）上宣讀，有幸得到講評人張屏生教授及與會的洪惟仁教授、董忠司教授、姚榮松教授等人的批評指正，獲益良多，特此致謝。另外，本文若干內容曾分別與語言所同仁林英津教授及鄧芳青教授討論，感謝他們提供建設性的意見，減少本文在論述上的謬誤。文稿送交審查後，又獲得兩位不具名審查人詳盡的審查意見，將隨文一一回覆，以示感謝與敬意。本文是科技部計畫【現代閩語、吳語及贛語中的古江東方言層次】（MOST 104-2410-H-001-069-MY2）的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說明並致謝。文中任何殘存的錯誤，責任均在作者。

** 中央研究院

的課題如下：

1. 利用中古切韻提供的韻攝框架，觀察閩語各次方言中蟹攝二等開口字的現象，進而分析出不同的語言層次。
2. 根據漢語音韻史及漢語詞彙史的知識，判斷不同語言層之間彼此在時間上的先後關係。
3. 利用相應的音韻層次來構擬六朝時期古江東方言蟹攝二等開口字的音韻形式。

本文的研究指出，原始閩語中的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韻具備條件分化，依據聲母條件不同，可以分別構擬為*-iəi 皆佳夬韻幫見影系/*-ei 皆韻莊系/*-ɛi 佳夬韻莊系。從漢語詞彙史及漢語音韻史的表現來看，南朝江東方言的蟹攝二等開口字也可以構擬為相同的形式。

關鍵詞：閩語 蟹攝二等開口字 古江東方言 r 介音 比較方法 歷史語言學

1. 前言

本文根據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進行閩語同源詞的比較研究，同時利用層次分析的觀點，離析閩語內不同的時間層次，進而利用相應的層次來初步擬測南朝古江東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的早期形式，同時也將論及若干相關問題。Norman (1981) 曾提出完整的原始閩語 (proto Min) 韻母系統構擬，我們可以在這個早期韻母系統的基礎上，利用《切韻》提供的框架，來觀察原始閩語韻母中的種種現象。以蟹攝開口二等字為例，在 Norman 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中的擬音如下：（方塊字後的阿拉伯數字為中古等第）

*e 街₂ 賣₂ / 細₄ 犁₄

*uəi 階₂ / 改₁

根據 Norman 的擬測，蟹攝開口二等字在原始閩語中有 *e 和 *uəi 兩種擬音。由 Norman 提出的同源詞證據看來，蟹攝開口二等字 *e 包含蟹攝開口的二等字與四等字，屬於二四等同形的韻母；至於 *uəi 包含蟹攝開口的一等字與二等字，屬於一二等同形的韻母。然而，Norman 用以擬測的閩語的素材固然不少（包括八個次方言），但所舉出之同源詞數量不多，因此若干韻母的構擬及其內部分合關係仍需要進一步確認。此外，由於篇幅所限，Norman 的材料固然能看出一個輪廓，但實際上沒有詳述具體的語音演變過程。凡此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在進入正文的討論之前，有若干前提性的問題必須加以說明。¹

首先，中古時期漢語是否存在南北之別？答案絕對是肯定的。丁邦新（2008 [=1995]）曾針對《切韻序》「南北是非」的意義有深入而縝密的討論。丁文詳細考察了《切韻序》、《經典釋文序錄》、《顏氏家訓音辭篇》、討論《切韻》的南北音韻學者之語言背景以及《切韻序》提到的其他五種韻書等共五項文獻材料，所得的結論是：

¹ 感謝審查人提出這些問題，讓我們得以進一步對本文的論述基礎、研究材料及研究方法等各方面有更深入的反省與申論。

我們知道當時的方言確實有南北的差異。南指江南，就是江東，其代表方言是金陵；北指河北，其代表方言是鄴下，其實就等於洛陽。（丁邦新 2008[=1995]：66）

以上的論斷是以隋唐之前的文獻紀錄為基礎，說法確鑿可信。²

其次，早期漢語文獻中既有「江東方言」也有「江東語」。這兩個語詞各自的內涵為何？具體存在甚麼差異？對上述問題，何大安（2009[=1999]）已經有過深入而細膩的考察，結論認為：

郭璞「江東語」指的是東晉初相當於秦會稽郡一帶的方言，它的代表城市是「吳」（案：蘇州），不是「建康」（案：金陵）。（何大安 2009[=1999]：191）

至於「江東方言」，何大安（2009[=1999]：186）認為：

「江東語」所代表的，只是郭璞所見所聞的一種「今」語，並不包括同一地區早期和晚期的語言在內。如果要更廣義地在時間上加以概括，例如泛指整個六朝，當然仍可稱之為「江東方言」。

歸納起來，所謂「江東語」乃是指郭璞親耳聽聞，活躍於江東地區的某一語言；「江東方言」則是指江東地區某一個語言在時間發展上前後相承的連續體，這裡的時間軸是六朝時期。總而言之，我們認為丁邦新（2008[=1995]）析論「南北是非」的南方方言，與何大安「江東方言」的廣義內涵彼此相合，也就是本文題目所謂南朝江東方言。

² 丁邦新（2008[=1995]）進一步指出，《切韻》音系應當構擬為南北兩個不同的方言，一個是鄴下（河北）音系，另一個是金陵（江東）方言。同時梅祖麟（2013）也已經承此思路，從現代方言的詞彙表現及音韻現象提出方言分群的新觀點。

再者，閩語是否有江東方言的來源？或者具有江東方言的成分？對於這個問題，丁邦新（1998[=1988]：254）觀察到現代閩語、浙南平陽蠻話和麗水方言都具有端知不分的音韻表現，同時詞彙上則都用「骹」指「腳」和用「儂」指「人」，並提出一個相當重要的論斷：

現在吳語的底層具有閩語的成分，可能南北朝時的吳語就是現在閩語的前身，而當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祖先。

最近，丁邦新（2008[=2006]）再次透過語音層次和存古詞彙兩方面重加申論，他觀察到(1)浙南吳語和閩語具有相對應的音韻層次；(2)浙南吳語和閩語共有若干六朝時期只流行於江東地區的口語詞彙。這正說明南北朝的江東方言與現代閩語之間存在相當密切的關係。

根據以上學者極具前瞻性的見解，我們相信閩語中確實有一個時間層次係導源於六朝時期的江東方言。³本文即擬利用閩語豐富的層次，擇取相應的層次構擬蟹攝二等開口字在古江東方言中的早期形式。

整體而言，本文研究的課題如下：

³ 審查人提到「中古時漢語已經有南北之別應該只是大分，隋唐以前的漢語，應該有各地的方言，也就是說，對於漢語古今歷史應該有『歷代都有複雜的方言』這個概念，而閩南語究竟是由哪些方言？哪些少數民族語言所融合而成的？這些討論有助於語音構擬，建議作者一併討論。」我們完全同意「歷代都有複雜方言」這一論斷，只是在進行具體研究時，若某一古代方言未能被文獻資料載錄或在古代方言與現代方言之間無法找到語音或詞彙上的聯繫，則古今方言彼此關係的種種推演不免流於任意。這類過度詮釋是從事研究必須避免的。至於閩南語（或閩語）是否有少數民族語言的痕跡？答案也是肯定的，羅杰瑞與梅祖麟（Norman and Mei, 2000[=1976]）已經指出閩語中有來自南亞語的借詞，例如表小孩的「囡」和表浮萍「藻」。潘悟雲（1995）分析了12條語音現象，認為吳閩方言的底層都是古百越語。董忠司（1996）探討潮汕話[-ou]韻母的形成，也認為[-ou]韻母是百越語底層影響使然。儘管學者間對於閩語底層為何意見未必一致，但閩語存在非漢語底層則已是普遍共識。本文的研究著眼於閩語的層次分析及其與漢語音韻史（尤其是江東方言）的關係，構擬主要仰賴閩語現在共時的資料，有關少數民族如何影響早期閩語，我們留待將來進一步深究。

1. 利用中古切韻提供的韻攝框架，觀察閩語各次方言中蟹攝二等開口字的現象，進而分析出不同的語言層次。
2. 根據漢語音韻史及漢語詞彙史的知識，判斷不同語言層之間彼此在時間上的先後關係。
3. 利用相應的音韻層次來構擬六朝時期古江東方言蟹攝二等開口字的音韻形式。

本文的課題為閩語比較研究及層次分析，同時說明不同層次與漢語音韻史的關係，屬於歷史語言學的基礎課題。以歷史語言學分群（subgrouping）的觀點來看，Norman（1969：187）認為原始閩語內部可先兩分為原始西部閩語（Proto Western Min）和原始東部閩語（Proto Eastern Min），並分別構擬了原始閩語這兩個分支。本文在基本觀點上採納 Norman 的策略並稍有更動。更動的地方是將原始東部閩語細分為兩類，一類是原始東南閩語，一類是原始東北閩語，前者相當於本文的原始閩南語，後者相當於本文的原始閩東語。至於 Norman 的原始西部閩語，相當於本文的原始閩北語。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李如龍提出的閩語分區（收錄於侯精一主編 2002：216），首先便是將閩語區分為沿海閩語和沿山閩語，然後沿海閩語分為閩東、莆仙、閩南、瓊雷四區，沿山閩語分為閩北和閩中兩區。其中莆仙和閩中兩者是屬於混合性質的方言，前者兼有閩南、閩東兩區的一些特點，後者由於西邊與客方言連界，受到客方言的一些影響。（侯精一主編 2002：230、234）丁邦新（1998[=1982]：180）認為這類邊際方言，不用於擬測原始語，是比較謹慎的辦法，本文認同這一觀點。⁵綜而言之，本文在分群上主張閩語有三個主要的大分支：原始閩北語、原始閩南語和原始閩東語；根據這一分群概念，我們在這三大分支內部分別擇取六個次方言，總計以十八個方言的材料來討論原始閩語蟹攝開口二

⁴ 與分群看似相似但本質不同的是分區，關於方言分區與分群的差異，可參看吳瑞文（2007：269）。

⁵ Norman 於構擬原始閩語時，採用歸屬有爭議的邵武方言，丁文因而有以上之建議。另一個類似的方言個案，是閩西南的漳平方言。漳平屬於閩語閩南方言系統，但受到閩西客家話的很多影響，因此具有閩南方言與客家方言過渡的特點。（參看張振興 1992：1）因此本文暫時也將漳平這類方言擱置。

關於閩語內部方言擇取問題，除了以上分群考量外，同時也希望在地域上有較大涵蓋面，以求我們的擬測可以解釋更大範圍的現象。以閩南語而言，一般承認泉州、漳州、潮汕是三個重要的次方言，我們分別擇取兩個方言進行比較。以閩東語而言，內部還可分為南北兩片，我們在南北各擇取三個方言進行比較。至於閩北語，也是分為西北和東南兩片，我們也分別擇取三個方言進行比較。⁶

本文的基本觀點主張閩語內部有三個大分支，可能存在的問題是：本文似乎假設閩方言（閩語）中各次方言、各土語都是同一時期直接從漢語依次分支的，未考

⁶ 主要根據侯精一主編（2002：216-233）的閩語方言分區，但我們有若干調整。

慮到各次方言可能分別在不同時期、由不同來源的中原漢語、或南方漢語、或閩方言，經由接觸轉換而來。例如漳州話是唐中葉以後成立的方言，可能包含比較晚期的漢語讀法，其成分並非與泉州系方言為同一來源。⁷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我們的回答是：

第一，我們並非認為閩語各次方言是某一時期直接由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相反地，我們主張原始閩語內部其實包含不同時期的漢語成分，也就是不同時期漢語疊加而成。例如 Norman (1979) 根據詞彙音讀表現，認為閩語有秦漢、南朝和晚唐三個時間層次，前面兩個是白話音，最後一個是文讀音。丁邦新 (2008 [=1983] : 193) 認為閩語白話音從漢語分支出來的時間，是兩漢之交，最堅強的證據是來自上古歌部的中古支韻字讀為 -ia。歸納以上兩位學者的說法，閩語的三個主要層次是不同時期從主流漢語分支出來的，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層次在閩語各分支都找得到。純粹從文白層次對立的觀點來看，我們顯然必須主張原始閩語成立時，其內部至少已經存在秦漢和南朝這兩個不同時期的來源。換句話說，學者們正是考量到閩語內部有異質性成分，進而利用比較方法來從事文白層次的分析，同時發展出時間層次這一觀念及相關研究。⁸面對閩語這類層次疊置豐富的語言，本文以「層次分析」這一觀點為出發點應當是相當妥當的。

第二、關於閩語各分支的形成的具體時間，這是相當複雜的問題。比方李如龍 (1997 : 25-31) 認為：(1) 閩北與東晉南朝的移民有關；(2) 閩南與初唐以來的征戰、屯墾有關；(3) 閩東則與五代時期的軍閥割據有關。以上所論係據與閩地相關之史料立說，而非提供語言內部分群的音韻證據。⁹又如漳州音於唐中葉之後成立，外部證據可能是唐初（西元 669 年）陳政、陳元光父子先後率府兵三千六百員及五十八姓軍校入閩鎮守漳浦。不過這只是證明陳氏父子帶來一批移民，同時帶來

7 感謝審查人的提醒與提問。

8 何大安 (2009 [=2000] : 177) 指出，漢語方言學者對「層」的認識已經由早期文、白層兩分進展至從「層次」角度探討語言接觸、融合及異常的音韻變化。

9 歷史語言學中用來分群的方法是「共同創新」(shared innovation) 的有無，具有「共同創新」即表示同屬一群，這是語言內部證據。相對的，文獻上建置沿革或人口移動只是外部證據，在論證效力上不如內部證據。

了文教體系，未必就能證明現在的漳州音於當時已經成立。¹⁰至於閩南語內部泉漳潮三個次方言的分化時間為何？在語言內部證據能與歷史具體階段相配之前，我們無從陳述個別次方言分化出來的具體時間。¹¹但我們可以確定，即便漳州音在唐中葉已經產生，距今歷經千年，也必然已發生種種變化，絕不會等同於現在的漳州話，而本文用以論證的乃是現代的漳州系方言。

進入討論之前，先說明本文音標標註方式。本文引用之同源詞材料均標寫國際音標，聲調一律以阿拉伯數字標寫調類。阿拉伯數字與中古調類之對應為：陰平 -1、陽平 -2、陰上 -3、陽上 -4、陰去 -5、陽去 -6、陰入 -7、陽入 -8。閩北語有所謂第九調或陽平甲及陽平乙之分，本文將陽平甲標為 2，將陽平乙標為 9。

本文的第 2、3、4 節分別分析閩南語、閩東語及閩北語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諸韻的語音對應及層次表現；第 5 節重新省視「閩語中蟹攝開口二四等字同形」這一現象，並提出我們的觀察，接著根據閩語的音韻形式建構古江東方言的蟹攝開口二等字形式；第 6 節是結論。

2. 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的表現

2.1 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第一類規則對應：-ue/-e/-oi

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的第一類規則對應包括泉州系方言的 -ue、漳州系方言

¹⁰ 同樣的一段史料，其他學者（張光宇 1996：64-65）的解讀則是陳氏父子為閩地帶來了文讀音的系統。這裡我們無意判斷孰是孰非，不過學者間的分歧正好顯示外部證據可以有不同詮釋的具體事實。

¹¹ 參看 Bynon（1977：266-267）：

But,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a family tree situates reconstructed language states in relation to one another only in terms of relative time, and this relative chronology can be given an absolute value only in so far as it is possible to fit datable events into the tree model or relate them to it at specific points in its structure. If no points on the tree are datable on the basis of external evidence the entire construct will then remain uninterpretable in terms of the real time in which historians are used to operating.

在實務操作上，某些大方言分支或許可以靠漢語音韻史的歷時發展推敲出分化的時間，但分出後的原始語，其內部次方言的再分化就會如 Bynon 所說，於文獻難以稽考，無從證明。

的 -e 以及潮汕系方言的 -oi。同源詞例如下：¹²

表 1. 閩南各次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 -ue/-e/-oi 對應之同源詞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稗 _佳	phue5	phue5	phe6	phe6	phõi6	
買 _佳	bue3	bue3	be3	be3	boi3	boi3
賣 _佳	bue6	bue5	be6	be6	boi6	boi6
齋 _皆	tse1		tse1	tse1	tse1	tse1
釵 _佳	tshe1 thue1 聲!	tshe1 thue1 聲!	the1 聲!	the1 聲!	thoi1 聲!	thoi1 聲!
差 _佳	tshe1	tshe1	tshe1	tshe1	tshe1	tshe1
債 _佳	tse5	tse5	tse5	tse5	tse5	tse5
寨 _去	tse6	tse5	tse6	tse6	tse6	tse6
嫻 _佳	le3					ne1 調!
疥 _皆	kue5	kue5	ke5	ke5	koi5	koi5
界 _皆	kue5	kue5	ke5	ke5	koi5	koi5
街 _佳	kue1	kue1	ke1	ke1	koi1	koi1
鮭 _佳	kue2	kue2	ke2	ke2	koi2	koi2
解~開 _{佳/見}	kue3	kue3	ke3	ke3	koi3	koi3
解會 _{佳/匣}	ue6	e4	e6	e6	oi4	oi4
膾	bue6	bue4	be6	be6	boi4	boi4
挨 _皆	ue1	ue1	e1	e1	oi1	oi1
鞋 _佳	ue2	ue2	e2	e2	oi2	oi2
矮 _佳	ue2	ue3	e3	e3	oi3	oi3
蟹 _佳	hue6	hue4	he6 韻!	he6	hoi6	hoi6

說明：

1. 稗，傍卦切（蟹攝開口二等去聲卦韻並母），稻也，又稗草似穀。今閩南語指田間之雜草均用此字，保留早期文獻中的語義。汕頭方言今讀鼻化音 phõi6，

¹² 語料來源說明如下：泉州根據林連通（1993）、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1989）、漳州根據林寶卿（1992）、馬重奇（2008）、東山根據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4）及中嶋幹起（1979）、汕頭根據林倫倫、陳小楓（1996）及 Fielde（1883）的汕頭話音義字典、揭陽根據蔡俊明（1976）。

我們認為是個別方言後起的現象。

2. 釵，楚佳切（蟹攝開口二等平聲佳韻初母），婦人歧筭也。在今閩南語次方言中，釵的聲母有舌尖送氣塞音 *th-* 與舌尖送氣塞擦音 *tsh-* 兩種讀法。莊系字在閩語中不乏讀為舌尖塞音 *t-*、*th-* 的表現，因此兩種讀音都可視為規則對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就韻母而言，釵與蟹攝開口四等齊韻字合流，比較「替」*thue5/the5/thoi5*。關於這個現象，我們暫時還不知道如何解釋，但可能與莊系字的早期來源有關。
3. 孀，奴禮切（蟹攝四等開口上聲齊韻泥母）與奴蟹切（蟹攝開口二等上聲蟹韻娘母）兩讀，其中奴禮切下的釋義為「楚人呼母」，奴蟹切下的釋義為「乳也」。永春 *le3* 與揭陽的 *ne1* 都是指母親。倘若嚴格地看待韻書中音切與釋義的搭配關係，則閩南語永春讀為 *le3* 及揭陽的 *ne1* 都應當來自四等的奴禮切。
4. 鮭，有戶佳切（蟹攝開口二等平聲佳韻匣母）、古攜切（蟹攝合口四等平聲齊韻見母）和苦圭切（蟹攝合口四等平聲齊韻溪母）等三個反切。其中戶佳切的釋義為魚名，出吳志。又，《集韻》載「吳人謂魚菜總稱」。今閩南語用來指稱以鹽醃漬的小魚小蝦甚至肉類，從音韻表現看來，應該源自蟹攝開口二等戶佳切。這個詞或可寫作「脰」（戶佳切，脯也，肉食肴也）。
5. 解在古籍中是個一形多音字。據《廣韻》所載，其音讀包括：佳買切（蟹攝開口二等上聲蟹韻見母）、胡買切（蟹攝開口二等上聲蟹韻匣母）、古隘切（蟹攝開口二等去聲卦韻見母）及胡懈切（蟹攝開口二等上聲卦韻匣母）。其中閩南語常用的是佳買切與胡買切。根據楊秀芳（2001）的研究，在閩南語中佳買切一讀用來指以言語勸告，例如 *kue3 khŋ5*（解勸）；也可以用來指除去不良的嗜好，如 *kue3 tsiu3*（解酒）。胡買切一讀則用為情態動詞，可以用來指「具備的能力」、「形勢上能夠如何」以及「判斷形勢上將會如何」等用法。以臺灣閩南語為例：

(1) *i1 tsu6 sue5 han5 tioʔ8 e6 kŋ3 peʔ8 tshat8* （他從小就會說謊話）

(2) *sā1 bo2 tshŋ6 e6 kam3 mʂ6* （衣服沒穿會感冒）

(3) *mā6 liau3 e6 khau5* （罵了會哭）

附帶一提，解的佳買切（*kue3*）和胡買切（*ue6*）這兩個音讀都保留在閩南語

各次方言中，音韻對應相當嚴整。

6. 羅杰瑞（1995：32）已經指出，閩語中表示不會的否定成分「𪔵」是閩南語成音節否定副詞 *m* 與情態動詞「解」的合音，合音之後 *m-* 成為聲母，韻母則與「解」字相同，聲調為陽上或陽去。

由以上的同源詞證據來看，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存在以中古聲母為條件的音韻分化，中古聲母為幫系與見影系的讀為泉州-*ue* / 漳州-*e* / 潮汕-*oi*，中古聲母為莊系的讀為泉州-*e* / 漳州-*ɛ* / 潮汕-*e*。可以表示如下：

表 2.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南語各次方言的條件分化

蟹攝開口二等	幫系	見系	影系	莊系
泉州	-ue	-ue	-ue	-e
漳州	-e	-e	-e	-ɛ
潮汕	-oi	-oi	-oi	-e

漳州方言中有幾個詞沒有合乎規則對應，例如皆韻莊母的「齋」為讀為 *-e*，而佳韻莊母的「債」及夬韻崇母的「寨」卻都讀為 *-ɛ*。現在擴大方言點來觀察一下：

表 3. 「齋債寨釵」在漳州系各次方言的表現

	漳州	雲霄	南靖	詔安	華安	漳浦
齋 _皆	tse1	tse1	[tsai1] _{文讀}	[tsai1] _{文讀}	[tsai1] _{文讀}	[tsai1] _{文讀}
債 _佳	tse5	tse5	tse5	tse5	tse5	tse5
寨 _夬	tse6	tse6	tse6	tse6		tse6
釵 _佳	the1	the1/thei1	the1	thei1	the1	the1

整體而言，現代漳州系方言中，漳州、雲霄都有皆佳和佳夬分別相混的表現；南靖、詔安則是佳夬混，釵讀法又與同韻「債」不同；華安、漳浦則是佳皆夬一類，但不知道「齋」的讀法。¹³雲霄「釵」甚至白話也有兩讀，一類是 *thei1*，一類是 *the1*，*the1* 的讀法既不同於皆，也不同于同韻的「債」字。「釵」字和其他同韻字

¹³ 其他和平、龍海、長泰其他漳州系縣志方言紀錄，材料都不敷使用，這裡暫時從略。

演變有所不同，不妨暫時擱置。從各漳州系方言的表現來看，可能顯示皆韻和佳夬韻在莊系字後保留某種區別。或者反過來說，皆韻的「齋」在漳州系閩南語中一般不讀為位置較低的 $-\epsilon$ 。

不過在早期漳州韻書《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中，似乎有相反的證據，例如皆韻的「齋」字於《彙集雅俗通十五音》讀為「嘉」韻，相當於 $t\epsilon l$ ，不讀為 $t\epsilon l$ ；這就是佳皆兩韻莊系字也同音了。而佳韻「釵、叉」兩字同音，「釵」讀 $-e$ 而「叉」讀 $-\epsilon$ ，也可以見到佳韻莊系字並非都讀 $-\epsilon$ 。漳州話佳皆韻莊系字 $-\epsilon$ 的讀法，可能只是外來讀音的疊加或混入，不必然為閩南語的原始形式。¹⁴現在我們翻檢《彙集雅俗通十五音》¹⁵的材料來略加考察：

嘉字母韻：齋 $t\epsilon l$ 、差 $tsh\epsilon l$ 、叉 $tsh\epsilon l$ 、債 $t\epsilon 5$ 、寨 $t\epsilon 6$ ；

稽字母韻：釵 $theil$ ；¹⁶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差、叉在《廣韻》中都是多音字，差有楚宜、楚佳，初牙、楚皆等四個平聲切語；叉則有楚佳、初牙兩個平聲切語。嘉字母韻有很大一部分來源是假攝開口二等，因此差和叉都可以認為是讀為假攝的初牙切，與蟹攝無關。佳韻的釵在《廣韻》中只有楚佳切一讀，在這裡歸入了稽字母韻，這是相當有啟發的。附帶一提，從反切及歸韻上看，叉與釵並不同音。

接著進一步來觀察皆佳夬韻在《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分布：

嘉字母韻 $-\epsilon$ ：債（佳）／寨（夬）／齋（皆）

稽字母韻 $-ei$ ：稗街釵矮買賣鞋蟹解（佳）／階挨疥（皆）

以中古音的框架來看：

	幫系	莊系	見系	影系
皆韻		ϵ 齋	ei 階疥	ei 挨
佳夬韻	ei 稗買賣	ϵ 債寨、 ei 釵	ei 街解	ei 矮鞋蟹

¹⁴ 這是審查人特別提出的問題。

¹⁵ 根據洪惟仁編（1993）《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中之廈門會文堂石印本。

¹⁶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讀音我們根據洪惟仁（1993）擬定的音值，他認為該書所據的基礎方言是現在的漳浦方言。

上表最關鍵的是，佳夬韻莊系字「債寨」固然有讀為 $-\epsilon$ 的，但皆韻的莊系字「齋」也絕不讀入稽字母韻（ $-\epsilon i$ ）。這一現象和以上漳州系方言的表現完全一致。

對於《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這個現象，倘若認為是不同方言的疊加混合，其設想是存在兩種漳州次方言，一種是把「齋/債/寨」混讀作 $-\epsilon$ ，一類是把「齋/債/寨」混讀作 $-\epsilon i$ ，兩個方言現象都被收錄。則「齋」應當有讀為 $-\epsilon$ 的或「債寨」也應當有讀為 $-\epsilon i$ 的，然而書中看不到這個現象。其次就編纂而言，《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又名《增註雅俗通十五音》或《增註殊字十五音》刊行於清嘉慶二十三年（西元 1818 年），為謝秀嵐所編。王育德（2007：97）認為，有「增註」二字，令人不免懷疑以前是否有刊行過同類書籍。這暗示《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一書初稿可能早於 1818 年，今本內容是不同編著者在不同時期各自增補，材料最初或確以某一方言為基礎，輾轉傳抄後踵事增華。由此看來，《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材料本身就具備混合性質，用這樣的材料來主張韻類相混，尤其應當審慎。簡而言之，這裡遭遇的問題是：現代方言與書面文獻不一致時，應當如何取捨？由於韻書存在成書過程不明確的問題，我們這裡仍以現代方言的紀錄為主。

若依切韻的架構看來，上述閩南語漳州系方言「齋 \neq 債 = 寨」這一分別，顯示早期漳州方言可能能夠區分蟹攝二等重韻皆與佳夬的分別，皆韻主要元音偏高或帶有韻尾（如 $-\epsilon$ 或 $-\epsilon i$ ），佳夬韻的主要元音則普遍較低（ $-\epsilon$ ）。¹⁷從高本漢的中古音構擬來看，蟹攝開口二等皆韻擬為 $-\tilde{a}i$ ，佳韻擬為 $-\tilde{a}i$ ，夬韻擬為 $-\tilde{a}i$ ，就元音表現而言，與閩南漳州系方言的 $-\epsilon$ ： $-\epsilon$ 之別若合符節。¹⁸值得注意的是，蟹攝開口二等重韻的分別，在漳州方言中只保留在莊系字後，其他聲母的環境下都已經混同了。從這個角度看來，漳州方言將佳韻上聲的蟹讀為 $h\epsilon 6$ 保存了中古佳韻的低元音特徵，其他見影系字的皆佳韻字都已經混而不分。

歸納以上的討論，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三韻在原始閩語的這一套規則對應，其

¹⁷ 秋谷裕幸（2003）所構擬的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也存在蟹攝開口二等佳皆兩韻的區別，佳韻為 $*-a$ 而皆韻為 $*-ai$ ，也顯示中古二等重韻的區別。後文將有進一步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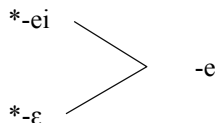
¹⁸ 這裡引用的是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80：8-9）更改後的高本漢中古音系統。

實際存在的語音形式包括泉州系的 $-ue$ 非莊系字 / $-e$ 莊系字、漳州系的 $-e$ 非莊系字 / $-e$ 皆韻莊系字： $-\epsilon$ 佳夬韻莊系字及潮汕系的 oi 非莊系字 / e 莊系字。其中非莊系字的形式 $-ue$ 、 $-e$ 、 $-oi$ 與同攝四等齊韻字完全相同。這裡比照我們（吳瑞文 2014）之前處理閩南語齊韻字的辦法，將原始閩南語的蟹攝開口二等非莊系字構擬為 $*-i\epsilon i$ 。¹⁹至於莊系字的對應是泉州 $-e$ 皆佳夬 / 漳州 $-e$ 皆： $-\epsilon$ 佳夬 / 潮汕 $-e$ 皆佳夬，我們根據漳州系統的表現，將之分別擬測為 $*-ei$ （皆韻）與 $*-\epsilon$ （佳夬韻）。總而言之，蟹攝開口二等在原始閩南語中的構擬如下：

表 4. 原始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的擬測

	幫系	見系	影系	莊系
蟹攝開口二等皆	$*-i\epsilon i$	$*-i\epsilon i$	$*-i\epsilon i$	$*-ei$
蟹攝開口二等佳	$*-i\epsilon i$	$*-i\epsilon i$	$*-i\epsilon i$	$*-\epsilon$
蟹攝開口二等夬	$*-i\epsilon i$	$*-i\epsilon i$	$*-i\epsilon i$	$*-\epsilon$

從以上的擬音看來，泉州系與潮汕系兩個閩南語次方言，都發生了皆韻與佳夬韻的合併：



就擬測的音值來推論，以皆韻而言是韻尾 $-i$ 的失落，以佳夬韻而言則是元音高化，這兩種變化造成原先有分別的兩個韻類合併。

2.2 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第二類規則對應： $-ai$

蟹攝二等開口字在閩南語各次方言中的第二類規則對應是 $-ai$ ，這個韻母是蟹攝二等開口字的文讀形式。同源詞例如下：

¹⁹ 需要注意的是，閩南語中蟹攝開口四等齊韻與開口二等皆佳夬韻的合併也只見於特定聲母條件之後，我們下文會進一步說明。

表 5. 閩南各次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ai 對應之同源詞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拜 _皆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排 _皆	pai2	pai2	pai2	pai2	pai2	pai2
稗 _佳			pai6	pai6		
擺 _佳	pai3	pai3	pai5	pai5	pai3	pai3
排 _皆	pai2	pai2	pai2	pai2	pai2	pai2
派 _佳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敗 _夬	pai6	pai6	pai6	pai6	pai6	pai6
買 _佳	bāi3	bāi3	bāi3	bāi3		
埋 _皆	bai2	bai2	bai2	bai2	māi2	mai2
賣 _佳	bāi6	bāi6	bāi6	bāi6		
邁 _夬	bāi6	bāi6	bāi6	bāi6	māi4	mai4
嫫 _佳	lāi3	lāi3	nāi3	nāi3	nai3	nai3
齋 _皆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釵 _佳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ai1		
柴 _佳	tshai2	tshai2	tshai5	tshai5		
豺 _皆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hai2	tshai2
差 _佳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ai1		
皆 _皆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諧 _皆	hai2	hai2	hai2	hai2	hai2	hai2
挨 _皆	ai1	ai1	ai1	ai1		
介 _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界 _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芥 _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戒 _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解 _佳	kai3	kai3	kai3	kai3		
械 _皆	hai2 調!	hai2 調!	hai2 調!	hai2 調!	hai4	hai4

從以上的規則對應看來，蟹攝開口二等字在各閩南語中的第二類規則對應為 -ai，在鼻音聲母後有時則會帶有可預期的鼻化成分，其性質為文讀層的讀音。Norman

(1979) 已經指出，從詞彙層次而言，閩語的文讀音在時代上相當於晚唐時期，本文接受這個看法。蟹攝開口二等字文讀層在閩南語中可以直接構擬為 *-ai。

2.3 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的零星對應

蟹攝二等開口字在閩南語中尚有若干比較特別而零星的音韻對應，不容易構成一個完整的層次，進一步深究其性質，有些純屬口語詞，屬於閩語早期的語言層次，有些則與文字結合得相當緊密，顯然又晚於閩南語的文讀層。

2.3.1 早期零星對應

閩南語中純屬口語的早期零星對應列舉如下：

表 6.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南語次方言的早期零星對應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埋 _皆	tai2	tai2	tai2	tai2	tai2	tai2
芥 _皆	kua5	kua5	kua5	kua5	kua5	kua5
派 _佳		[phua5] ²⁰				

說明：

1. 「埋」，莫皆切，用為埋葬義的動詞，在閩南語各次方言中都一致的讀為舌尖塞音 t- 而不讀為明母 b-。從上古音看來，埋上古屬於之部，之部字在閩語中有 -ai 這類規則對應，例如：治 thai2、裹 lai6、駛 sai3 等。根據 Norman (1981) 的構擬，閩南語 tai2 這一音節在共同閩語中的早期形式可以擬測為 *dai2。如果認定「埋」與閩南語 tai2 是同源詞，則我們必須解釋聲母何以從雙唇變為舌尖塞音？從「埋」的上古音 *mræg 看來，閩南語之所以讀為 tai2，可能與二等 *-r- 介音有密切的關係。
2. 芥，古拜切，菜也。芥菜 kua5 tshai5 一詞在閩南語各次方言用以特指一種葉柄肥厚，葉片皺摺，葉緣有齒狀的凹陷的食用蔬菜，又稱為長年菜。從上古音來看，芥屬於歌祭部字，上古音為 kriads，今讀為 kua5 是祭部字在閩南語中

²⁰ 據李如龍 (2001: 31) 閩南語南安方言補入。

的規則對應，其他同源詞例包括：大 tua6、蔡 tshua5、世 sua5、滌 tsua5。根據 Norman (1981: 44-45) 的構擬，祭部字在共同閩語中可以構擬為 *-ai (蔡)，「芥」從上古音演變到共同閩語的過程是：*kriads > *krai5 > *kai5。

3. 派，匹卦切，分流也。在閩南語南安方言中，「派」用於指從渠中分水，語義上與「分流」完全符合。「派」上古屬於佳部二等，佳部字在閩南語中往往與歌祭部字混讀，今讀表現為 -ua，來自原始閩語的 *-ai。「派」從上古漢語演變到共同閩語的過程是：*phrigs > *phriai5 > *phai5。

以上三個同源詞中古分屬皆韻（埋、芥）與佳韻（派），然而語音形式卻顯示為上古之部與歌祭部的分別，而非中古重韻的分別。由此可知它們應屬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南語中最早的時間層次。

2.3.2 晚近零星對應

閩南語佳韻中有兩個字今讀為單元音 -a，與假攝二等麻韻同韻母。茲列舉如下：（同時放入麻韻開口二等字的霸與家來觀察）

表 7. 閩南語各次方言中佳麻同韻的同源詞例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罷 _佳	pa6	pa4	pa6	pa6	pa4	pa4
佳 _佳	ka1	ka1	ka1	ka1	ka1	ka1
霸 _麻	pa5	pa5	pa5	pa5	pa5	pa5
家 _麻	ka1	ka1	ka1	ka1	ka1	ka1

從韻書的材料上看，宋末的《古今韻會舉要》中，蟹攝的罷、佳分別放入該、佳二韻；假攝的霸、家則分屬牙、嘉二韻，並未混同。但到了元代《中原音韻》，罷霸及佳家已經分別同音。以上的文獻證據顯示，閩南語中的罷佳兩字讀入麻韻是後起的現象。同時就佳麻二韻的相對關係而言，這個演變在閩南語中只是個別語詞的例外，而非整個系統性的合併。本文認為，罷佳兩字讀為 -a 是最為晚近才傳入的，其時間不早於閩南語的文讀層。

根據以上的討論，就比較的觀點而言，本節所謂零星對應係指透過《切韻》韻

類的框架，某些對應似乎不成系統。但若轉換視角，用不同音韻階段（上古韻部或晚期韻書）來衡量，則可歸之於系統性對應。換言之，所謂零星或參差乃是取決於標準不同。由於閩語層次疊積豐富，在構擬早期讀音時，我們必須運用閩語中相應音韻階段的材料來構擬相應時期的語音形式。關於層次分析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梅祖麟（2001：13）曾有說明：

為什麼要用比較方法來把吳語的魚韻、支韻剖析成若干時間層次？目的是篩選資料。太早的不要，太晚的不要，只有南朝層次的語詞留下。原因是我們想構擬南朝的江東方言。

以上完全適用於本文的討論。就本文探討的蟹攝開口二等字而言，文讀音（2.2）是唐末五代之後傳入的讀音，本節所談的零星對應有的是上古音階段的表現，有的是宋末之後的表現，在我們擬測南朝江東方言時，取捨之際應當謹慎。²¹

2.4 小結

根據以上 2.1 至 2.3 各節的討論，不難發現蟹攝二等開口字在閩南語各次方言中都有三個明顯的時間層次，分別是：

表 8.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南語的時間層次

	層次 I	層次 II	層次 III
蟹攝二等開口皆	*-əi 埋、*-ai 芥	*-iəi 疥/*-ei 齋	*-ai 埋齋界
蟹攝二等開口佳	*-ai 派	*-iəi 皆/*-ɛ 債	*-ai 牌柴解
蟹攝二等開口夬		—/*-ɛ 寨	*-ai 敗邁

以蟹攝開口二等字的三個層次而言，閩南語中同源詞例證最多的是層次 II，屬於白話層的主幹；次多的是與之相對的文讀層次 III，至於層次 I 則相對屬於少數。

²¹ 在其他閩語次方言中都會發現或早或晚的零星對應，我們一律以相同方式來處理，後文不再贅述。

3. 閩東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的表現

3.1 閩東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第一類規則對應：-ɛ/-e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的第一類規則對應是靠前的低單元音 -ɛ 或中單元音 -e。同源詞例如下：²²

表 9. 閩東各次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 -ɛ/-e 對應之同源詞

	柘榮	壽寧	寧德 ²³	閩清	永泰	福清
排 _皆	pɛ2	pɛ2	pɛ2	pe2	pe2	pe2
牌 _佳	pɛ2	pɛ2	pɛ2	pe2	pe2	pe2
稗 _佳	phɛ5	phɛ5	phɛ5	pha5	phe5	phe5
買 _佳	mɛ3	mɛ3	mɛ3	me3	me3	me3
賣 _佳	mɛ6	mɛ6	mɛ3	me6	me6~ma6	me6
齋 _皆	tɕɛ1		tɕɛ1	tɕɛ1	tɕɛ1	tɕɛ1
差 _佳				tshe1	tshe1	tshe1
孀 _佳	nɛ3	nɛ3	nɛ3	ne3	ne3	ne3
街 _佳	kɛ1	kɛ1	kɛ1	ke1	ke1	ke1
疥 _皆	kɛ5	kɛ5	kɛ5	ke5		ke5
解~開 _佳	kɛ3	kɛ3	kɛ3	ke3	ke3	ke3
解會 _佳	ɛ6	ɛ6	ɛ3	e6	e6~a6	e6
飧	mɛ6	mɛ6	mɛ3	ma6	me6~ma6	me6
挨 _皆	ɛ1	ɛ1	ɛ1	e1	e1	e1
鞋 _佳	ɛ2	ɛ2	ɛ2	e2	e2	e2
矮 _佳	ɛ3	ɛ3	ɛ3	e3	e3	e3
蟹 _佳	xɛ6		xɛ6	ha6	ha6	he6

²² 語料來源如下：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5）、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2）、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5）、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3）、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2）、福清根據馮愛珍（1993）。

²³ 閩東寧德方言的上聲 41 與陽入 411 由於調值過於接近，在單元音韻母的環境下已經合併為一類。

以上六個閩東語次方言中，柘榮、壽寧不存在變韻現象，寧德及永泰存在變韻現象，但局限於若干特定的韻母。²⁴閩清與福清則是所有韻母都存在變韻現象的方言。以福清方言 -e 韻母為例，逢陰去與陽去調時讀為 -ɛ（變韻），其他聲調環境則讀為 -e（本韻），出現於陰去與陽去的 -ɛ 在聲調發生變化時（比方居於其他音節之前並進行連讀變調）會讀如 -e，也就是讀回本韻。以上呈現的福清方言材料已經經過音位化的處理。在福州話中，與福清 -e 相應的本韻韻母為 -ɛ，其變韻形式是 -a，分化條件如下：（馮愛珍 1998）

表 10. 福州方言 -ɛ/-a 的變韻

	街	排	解	稗	賣
福州	ke1	pe2	ke3	pha5	ma6

由此觀之，閩清稗讀為 pha5、殮讀為 ma6、蟹讀為 ha6 應當視為因為聲調而造成的語音分化，並非別有異讀層次。附帶一提，永泰方言賣、解、殮等詞彙存在 -e ~ -a 自由變韻的情況，恰恰顯示變韻的若干跡象。

由以上同源詞表看來，蟹攝二等開口字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的語音形式主要是 -ɛ 與 -e，在有變韻現象的方言中，陰去字與陽去字則讀為較低的 -a 或 -a。歸納起來，原始閩東語的這一類規則對應可以構擬為 *-ɛ。

3.2 閩東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第二類規則對應：-ai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各閩東語次方言中的第二類規則對應為複合元音 -ai。同源詞例如下：

表 11. 閩東各次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 -ai 對應之同源詞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擺 _佳	pai3	pai3	pai3	pai3	pai3	pai3
派 _佳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拜 _皆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²⁴ 寧德方言的變韻現象及其與歷時意義，可參看陳麗冰、吳瑞文（2014）。

敗 _去	pai6	pai6	pai6	pai6	pai6	pai6
埋 _皆	mai2	mai2	mai2	mai2	mai2	mai2
邁 _去	mai6	mai6	mai6	mai6	mai6	mai6
釵 _佳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ai1
差 _佳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ai1	tshai1
債 _佳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豺 _皆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寨 _去	tsai6	tsai6	tsai6	tsai6	tsai6	tsai6
皆 _皆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階 _皆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解 _佳	kai3	kai3	kai3	kai3	kai3	kai3
介 _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界 _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戒 _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諧 _皆	xai2		xai2			hai2
駭 _皆	xai6	xai6	xai2 調!	xai6 械		hai6
解 _{佳, 姓}	xai6			xai6	hai6 械	hai6
挨 _皆	ai1	ai1	ai1	ai1	ai1	ai1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的規則對應Ⅱ是 -ai，在性質上屬於文讀層，各方言對應相當嚴整。這個層次在原始閩東語中可以構擬為 *-ai。

3.3 閩東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的零星對應

閩東語中的蟹攝開口二等字有若干特殊而零星的音韻對應，其情況與閩南語相同，這類零星對應個別看來不容易建立一個完整的層次，而且在性質上有的純屬口語詞，有的則又晚於文讀層。以最晚近的層次而言，閩東語中也可以看到罷佳兩字個別讀入假攝麻韻，這個現象上文已經討論過，以下從略。下面我們將閩東語中屬於口語的早期零星對應分別列舉，並加上若干說明。

表 12.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東語次方言的早期零星對應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埋 _皆	tai2	tai2	tai2	muai2	muai2	[muai2] ²⁵
芥 _皆		kua5	kuo5	kua5		
派 _佳			phu5	phuai5	phuai5	

1. 表示埋葬、埋藏義的「埋」的詞在閩東語中有不同的語音形式：屬於閩東北片的柘榮、壽寧、寧德等方言有讀為舌尖塞音 t- 的，其詞彙形式與閩南語完全相同；屬於閩東南片的閩清、永泰及福州則讀雙唇鼻音，並帶有一個合口介音 -u-。表示埋葬義的動詞在閩東語有 tai2/muai2 兩個形式，從韻母上看是都從早期之部的 *-ai 演變而來，但 tai2 在聲母上不容易解釋，muai2 則增生了 u 介音。
2. 芥菜的「芥」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多讀為 kai5，少數方言如壽寧、閩清讀為 kua5，寧德讀為 kuo5，在形式上與閩南語的 kua5 相當接近。我們推測芥讀為 kai5 的屬於文讀層，讀為 kua5 的屬於白話層，後者是從早期歌祭部的 *-ai 演變而來。
3. 派，匹卦切，分流也。在寧德方言中，「派」用於指在農田中引入溝渠之水來灌溉，語義上與水之分流基本符合。這個形式也是來自原始閩語歌祭部的 *-ai 韻母。

另外兩個值得注意的詞是皆韻的階與佳韻的鮭，其對應關係如下：

表 13. 階鮭兩詞在閩東語次方言中的表現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階 _皆			kɛ1	kie1	kie1	kie1
鮭 _佳	kie2 ²⁶		kie2	kie2	kie2	kie2

說明如下：

²⁵ 據馮愛珍《福州方言詞典》（1998：161）「埋」詞條補入。

²⁶ 這個讀音根據我們前往柘榮進行實際田野調查的資料補入。

1. 閩東語中表示台階這一語義的詞是「階座」，其中蟹攝開口二等皆韻的「階」有兩種讀法，北片寧德方言讀同「街」，屬於規則對應。但南片方言往往讀入蟹攝開口四等，音同「雞」。
2. 「鮭」kie2 在閩東語中指的是醃製海魚且帶汁液的一道菜餚。從聲調讀為陽平推測，閩東語的 kie2 應當來自開口二等匣母，而不會是合口四等的見母或溪母。然而就韻母而言，戶佳切讀為蟹攝開口四等的 -ie，則是例外的表現。

關於蟹攝開口二等「階鮭」之所以讀為同攝四等，與蟹攝開口二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形式有關，後文我們將有進一步的解釋。

3.4 小結

歸納以上 3.1 至 3.3 的音韻表現，蟹攝開口二等字在現代閩東語各次方言中至少有三個明顯的音韻層次，分別是：

表 14.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東語的時間層次

	層次 I	層次 II	層次 III
蟹攝二等開口皆	*-ɔi 埋、*-ai 芥	*-ɛ 排齋疥	*-ai 埋齋界
蟹攝二等開口佳	*-ai 派	*-ɛ 稗債解	*-ai 牌柴解
蟹攝二等開口夬	—	*-ɛ 寨	*-ai 敗邁

從上表看來，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東語中轄字最多的層次是 *-ɛ（層次 II），其次是文讀音 *-ai（層次 III）。至於最早的層次 I 則只有個別的同源詞。

4. 閩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的表現

4.1 閩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第一類規則對應：-ai/-ɛ

從既有的現象上來看，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的對應規則遠不如閩南語及閩東語複雜，基本上多數閩北語次方言的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諸韻都讀為複合元音 -ai，少數方言讀為 -ɛ。同源詞例如下：²⁷

²⁷ 語料來源如下：建陽、崇安根據李如龍（2001），建甌根據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2003），石陂、鎮前、迪口根據秋谷裕幸（2008）。

表 15.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北語次方言 -ai/-ε 對應之同源詞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排 _音	pai1/3/5	βai9	βai2	bai2	pai2/9	pε2
牌 _佳	pai3	βai9	βai2	bai2	pai2/9	pε9
擺 _佳	pai3/5	pai3	pai3	pai3	pai2	pε2
稗 _佳	phai6	phai6	hai6	phai6	phai6	phe7
敗 _夬	pai6	βai5	βai6	bai6	pai5	pai6
買 _佳	mai3	mai3	mai3	mai3	mai3	mε3
賣 _佳	mai6	mai6	mai6	mai6	mai6	mε7
嫫 _佳	nai3/5	nai3	nai3	nai3/nai5	nai3	nε3
齋 _音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tsai1	tse1
釵 _佳	tshai1	thai1	thai1	tshai1	tshai1	tshε1
差 _佳	tshai1	thai1	thai1	tshai1	tshai1	tshε1
債 _佳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ai5	tse5
街 _佳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kε1
解 _{佳/見}	kai1	kai3	kai3	kai3	kai3	kε3
解會 _{佳/匣}		ai5	ai6			he8
膾	mai8	mai6	mai5	mai5	mai5	mε8
疥 _音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ε5
鮭 _佳	kai3			gai2	kai9	kε9
鞋 _佳	ai3	fi9	xai2/5	fi9	hai9	he9
矮 _佳	ai3	ai3	ai3	ai3	ai3	ε3

閩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這一類規則對應的早期形式可以構擬為 *-æi。從 *-æi 這個韻母看來，多數閩北語方言保留早期的形式，但主要元音變成一般的 a；迪口方言則進行了單元音化的演變：*-æi > -ε。

4.2 閩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第二類規則對應：-ai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北語的第二類規則對應是讀為 -ai，與前一類不同的是，這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完全一致。同源詞例如下：

表 16.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北語次方言的 -ai 對應同源詞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拜 _皆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派 _佳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敗 _夬	pai6	βai5	βai6	bai6	pai5	pai6
埋 _皆	mai5	mai2	mai6	mai5		
豺 _皆	tsai3	lue2/lai9	lai2	dzai2		tsai9
寨 _夬	tsai6		tsai6	tsai6	tsai9	tsai6
皆 _皆	kai1			kai1	kai1	kai1
階 _皆	kai2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界 _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芥 _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戒 _皆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kai5
駭 _皆	xai6		xai3	xai1		
械 _皆	xai6	kai6	xai6	xai6	hai6	hai4
蟹 _佳	xai6	xai6	xai6	xai1	hai6	hai4
挨 _皆	ai1	ai1	ai1		ai1	

閩北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第二類規則對應的早期形式也可以構擬為 *-ai，而且各閩北語次方言都有相當準確的對應。

4.3 閩北語蟹攝開口二等的零星對應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北語中也存在若干特殊而零星的規則對應，不過在現象上比起閩南語和閩東語相對單純。茲列舉如下：

表 17.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北語次方言的早期零星對應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芥 _皆	kue5	kue5		guai5	kua5	kua5
階 _皆	ko1	kui1	kui1			

1. 芥，古拜切（蟹攝開口二等皆韻），上古為祭部字，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往往

與來自上古歌部讀為同一類韻母，顯示出上古音的格局。比較：建甌破 phue5、騎 kuε6、我 ue8；建陽拖 hue1、倚 ue3、我 βue9；石陂豸 thuai1、倚 ʔuai3、鎮前倚 ua3、迪口豸 thua4。由此看來，閩北語的芥來自歌祭部的 *-ai。

2. 階，古諧切（蟹攝開口二等皆韻），在今個閩北語次方言中往往與蟹攝開口一等或合口讀為同一個韻母。比較建甌袋 to6、灰 xo1；建陽袋 lui6、灰 xui1；崇安袋 lui6、灰 xui1。這個現象顯示，閩北語蟹攝開口二等的「階」其實是變入了蟹攝一等。如果接受這個觀點，或許 Norman（1980）以「階改」兩詞所構擬的 *-uəi 韻母，是蟹攝開口一等的讀音。²⁸

4.4 小結

歸納以上 4.1 至 4.3 的層次分析，蟹攝開口二等字在現代閩北語各次方言中至少有三個明顯的音韻層次，分別是：

表 18. 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北語的時間層次

	層次 I	層次 II	層次 III
蟹攝二等開口皆	*-ai 芥	*-æi 排齋芥	*-ai 埋齋界
蟹攝二等開口佳		*-æi 稗債解	*-ai 牌柴解
蟹攝二等開口夬		(*-ai)敗 ²⁹	*-ai 邁

以上 *-ai 只分布於皆韻，*-æi 韻則有皆、佳韻的同源詞例，*-ai 則廣泛見於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三韻。其中需要說明的是 *-æi 的構擬。從上面表 15. 來看，本文採用的六種閩北語方言中，只有迪口方言可以區別 *-æi（層次 II）和 *-ai（層次 III）這兩個原先不同層次的韻母，多數閩北語方言則已經將它們混讀為

²⁸ 關於蟹攝開口一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讀音，Norman（1981）構擬了 *-əi（菜栽來）、*-uəi（改）、*-oi（袋）、*-ai（帶蔡蓋）等不同形式，我們將另以專文處理。

²⁹ 根據表 15.，中古夬韻的「敗」在迪口也讀為 pai6，並不讀為 pε6。這個讀音的性質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迪口的「敗」屬於文讀音 pai6；第二種可能是迪口的「敗」pai6 屬於白話音。但由於夬韻字少，這裡不容易判斷其性質，只好存疑。

*-ai。換句話說，蟹攝開口二等字在多數閩北語中存在「異層同形」的表現，皆佳夬儘管今讀都是 -ai，但只要嚴謹而妥善地運用比較方法，藉由觀察同源詞的音韻對應，可以有效地分析出表面同形，其實來源有異的語言成分，從而把握早期存在的音韻區別。

5. 原始閩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的擬測

根據以上 3 節對閩語蟹攝開口二等字的層次分析，本節進一步說明兩個重要的問題：(1)蟹攝開口二等字在閩語中是否存在二四等同形的表現？(2)閩語中的古江東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音值是甚麼？

5.1 閩語中的蟹攝開口二四等字的分合

在 Norman (1981) 的原始閩語 (proto Min) 中，他以「街賣細犁」等同源詞構擬了 *-e，其中包括蟹攝開口二等字與四等字。從漢語音韻史來看，*-e 的擬測相當於提出了原始閩語中蟹攝開口二四等同形這一主張。³⁰稍後，張光宇 (1990: 172) 明確地指出「很少方言像閩方言一樣顯示四等和二等同韻：皆佳夬與齊為 *ai…… (下略)」。

最近，杜佳倫 (2014: 103-104) 的研究也認為閩南、閩東及閩北各方言都存在一個蟹攝二四等同讀的層次。

然而，若仔細觀察閩南、閩東及閩北三個方言的聲母條件及同源詞表現，不難發現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與四等齊韻在原始閩語中應當是有分別的。先觀察以下這個表：（皆代表皆佳夬三韻，以永春、福清、建甌分別代表閩南、閩東和閩北，表中所列皆為既有音讀，方便參照）

表 19. 閩語各次方言蟹攝開口二四等的音韻分布

	幫		見影		端		精		莊		泥來	
	皆	齊	皆	齊	皆	齊	皆	齊	皆	齊	皆	齊
	稗	批	街	雞		底		細	債		嫻	犁
永春	phue6	phue1	kue1	kue1	—	tue3	—	sue5	tse5	—	—	lue2

³⁰ 請留意這是基於切韻等第觀點提出的詮釋，提出擬音的學者不必然存在這個主張。

福清	phɛ5	phie1	kɛ1	kie1	—	tie3	—	sɛ5	tse5	—	nɛ3	le2
建甌	phai6	—	kai1	kai1	—	tai	—	sai5	tsai5	—	nai3	lai

上表說明如下：

1. 從閩語內部三個大方言的表現看來，只有閩北語將蟹開二與蟹開四完全歸併為 **-ai** (< ***-ai**)，並且在任何聲母條件下都是如此。
2. 至於閩南語，幫系的稗批聲韻俱同，見系的街雞完全同音，都讀為 **-ue**。但請注意皆齊兩韻在精系字與莊系字（今讀為塞擦音聲母 **ts-**、**tsh-**、**s-**）的表現不同，皆佳夬莊系字讀為 **-e**，齊韻精系字讀為 **-ue**，這個現象顯示閩南語的皆齊兩韻只在幫、見兩系合流，在精莊系字則截然有別。
3. 閩東語的情況與閩南語不同，幫系的稗批和見系的街雞都呈現出 **-ɛ** : **-ie** 的韻母對比，只有在精莊系字（今讀塞擦音聲母 **ts-**、**tsh-**、**s-**）後混讀為 **-ɛ**。這個現象顯示閩東語皆齊兩韻只在精莊系字局部合流，在幫見影系則截然有別。

歸納起來，閩語中的蟹攝開口二四等字同形，就閩北語而言是全面合併，就閩南語和閩東語而言則是局部合流。更重要的是，閩南語和閩東語的局部合流，分別在不同的聲母條件之後，彼此是互斥的。這也就是說，在原始閩語的階段，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韻與蟹攝開口四等齊韻是有分別的。

5.2 原始閩語中蟹攝開口二等字的形式

在上一節中我們論證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與同攝開口四等齊韻在原始閩語中應分別構擬為兩個形式，本節進一步說明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在原始閩語中應當如何擬測。前人有關原始閩語蟹攝開口二四等的擬測，無論是如 Norman (1981) 擬為 ***-e** 或張光宇 (1990 : 172) 擬為 ***-ai**，都是建立於二四等同形的基礎上立論。然而比較證據顯示，蟹攝開口皆佳夬韻與齊韻在原始閩語中是有分別的，因此應遵循歷史語言學比較方法 (comparative method) 的基本原則，由下而上 (bottom up) 逐步構擬。簡言之，基本原則是根據子代語言 (下位語言) 構擬原始語 (上位語言)，凡是原始語中建構出來的成分，在子代語言中都必须有所交代，說明該成分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根據第 2 節到第 4 節的討論，就層次分析的觀點，我們得出以下的對應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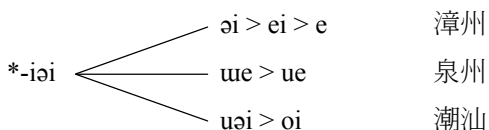
表 20. 閩語各次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的時間層次對應

	閩南語	閩東語	閩北語	同源詞例
層次 I	*-əi、*-ai	*-əi、*-ai	*-ai 芥	埋、芥派
層次 II	*-iəi/*ei/*-ɛ	*-ɛ	*-æi	稗賣齋債街鮭挨鞋
層次 III	*-ai	*-ai	*-ai	排敗齋差皆解界械

以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韻而言，層次 I 的語音形式表現出上古韻部的特徵，不過同源詞例較少，分別來自 *-əi（埋）和 *-ai（芥、派）。³¹至於各閩語次方言的蟹攝開口二等層次 III 表現的是宋代以後同攝一二等合併的現象，本文將之直接構擬作 *-ai。³²

本節進行擬測的重點是閩語各次方言的層次 II 在原始閩語中的形式，這個層次屬於白話層，也就是閩語中的江東方言層。關於閩語內部各次方言的擬測結果已經如上所示。以下分別說明：

1. 在原始閩南語方面，我們為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的非莊系字（稗買賣階挨界街鞋解鮭）構擬了 *-iəi，請留意這個形式與齊韻字是相同的。*-iəi 可以妥善解釋閩南語各次方言的音韻變化：



為何原始閩南語這批同源詞可以構擬出元音性的介音 -i-？理由是這批同源詞往往跟同攝四等齊韻開口字有相同的音韻行為。例如：

表 21. 閩南語齊韻字與皆佳韻字的表現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批齊	phuei	phuei	phei	phei	phoi	phoi

³¹ 這兩個原始形式，係根據 Norman（1981）原始閩語韻母的構擬。

³² 最近羅杰瑞（2011）發表的漢語方言通音（Common Dialectal Chinese）中，也恰好將蟹攝一二等都構擬為 *-ai，讀者可自行參照。

稗 _佳	phue6	phue5	phe1	phe1	phoi1	phoi1
雞 _齊	kue1	kue1	ke1	ke1	koi1	koi1
界 _皆	kue5	kue5	ke5	ke5	koi5	koi5
街 _佳	kue5	kue5	ke5	ke5	koi5	koi5

泉州系的方言為帶介音的 MV 型複合元音結構，潮汕系方言為帶韻尾的 VE 型複合元音結構，漳州是 V 單元音結構。現在原始閩南語必須有一個形式 (X) 能夠演變為這三種結構，那麼只須假定 X 是一個 MVE 的三合元音結構，就可以輕易地解釋三種次方言的演變。韻尾方面，從結構來看只有潮汕保存元音性韻尾 -i，因此我們根據潮汕的表現將 E 構擬為 -i。至於元音何以構擬為央元音 [ə]？理由是潮汕今讀為後央的 [o]，泉州和漳州則讀為前央的 [e]，擬測為央元音 [ə] 最便於解釋：在潮汕後化 *ə > o，在泉漳則是前化 *ə > e。至於介音，只有泉州系方言保存介音成分 -u-，然而我們不將原始閩南語構擬為 *-uəi，原因是上面已經看到，這批同源詞與四等同形，若將之構擬為 *-uəi，就必須主張蟹攝二四等開口字在閩語中變讀為合口，這是相當怪異的。反過來說，若是將介音構擬為 *-i，整個音節結構為 *-iəi，就不需要假設開口演變為合口的變化。同時，三合元音 *-iəi 也有助於解釋演變。我們認為，主要元音 *-ə 前後兩個前高 -i- 成分彼此互相排斥而產生的異化作用 (dissimilation)，就是閩南語泉漳潮三個次方韻母結構殊異的根本原因。³³ 至於閩南語蟹攝開口二等的莊系字，在嚴格的比較方法下，由於漳州還能區別皆韻與佳夬韻，因此我們將皆韻構擬為 *-ei，佳夬韻構擬為 *-ɛ，這兩個構擬都是根據漳州系方言的表現。泉州與潮汕兩系的方言已經把兩個韻母混讀為 *-e。表列如下：

漳州系方言	泉州系、潮汕系方言
*-ei — -e	*-ei — -e
*-ɛ — -ɛ	*-ɛ — -e

總的來說，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韻在原始閩南語方言中的形式是：

³³ 另外還可參看吳瑞文 (2014: 75-76) 對齊韻字的構擬。

表 22. 原始閩南語中蟹攝開口二等韻的擬測

	幫見影系	莊系
皆	*-iəi	*-ei 齋
佳夬		*-ɛ 債寨

特別要說明的是，為何「債寨」沒有韻尾 -i？因為所有的閩南語次方言中，這兩個詞都沒有韻尾成分，只要沒有證據，就不能夠任意擬測。「齋」能夠構擬為 *-ei，主要是根據漳州系的雲霄方言，今讀為 tsei1。再者，「釵」是佳韻莊系字，但韻母的演變行為與 *-iəi 一致，在原始閩南語中應當構擬為 *thiəi1，我們將之視為特字。

- 閩東語的蟹攝開口二等字基本對應都是 -ɛ，在原始閩東語的形式可直接構擬為 *-ɛ。
- 閩北語的蟹攝開口二等字基本對應多數方言都是 -ai，只有迪口讀為 -ɛ；迪口的讀音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使我們得以區分不同音韻層次。原始閩北語的形式應構擬為 *-æi，這個韻母在迪口變為 -ɛ，在其他閩北語方言變為 -ai。

現在把以上的討論歸納為下表，並進一步建構原始閩語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韻的早期形式：

表 23. 原始閩語的蟹攝開口二等字擬測

皆佳夬	原始閩南	原始閩東	原始閩北	原始閩語
江東方言 _{層次II}	*-iəi/*-ei/*-ɛ	*-ɛ	*-æi	*-iəi/*-ei/*-ɛi

由以上述各閩語大方言的表現看來，蟹攝開口二等字江東方言層的音節結構有 MVE、VE、V 這幾類。前人如 Norman（1981：38）擬為 *-e，又有張光宇（1990：153）擬為 *-ai。構擬的目的是為了解釋演變，*-e 與 *-ai 在演變上都必須假設相當繁複的演變過程。比方 Norman 主張原始閩語的 *e 在各閩語次方言中有強烈的元音分裂傾向（*-e > -ai 或 *-e > -ia）。張光宇（1990：80）則主張 *-ai >

-oi > -ue (-ui)，其中主要元音後化之後高化。³⁴

與演變過程相比，上述兩位學者更需要留意的問題，乃是「蟹攝開口二四等同形」這一理論假設。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蟹攝開口二四等韻只在閩北語合流，在閩南語及閩東語則是局部合流，而這兩種局部合流又是互斥的。經由方言交叉比對，原始閩語的蟹攝開口二四等應當析為兩類。原始閩語蟹攝開口二四等同形之前提既然不存在，那麼擬音乃至於演變過程都有進一步商榷之必要。

底下根據閩語內部的材料提出新的擬音形式。如上表所示，我們將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韻在原始閩語中的形式分別構擬為不同的韻母：三合元音 **-iəi*、複合元音 **-ei* 和 **-ɛi*。其中 **-iəi* 是皆佳夬幫、見、影諸系字，**-ei* 是皆韻莊系字，**-ɛi* 則是佳夬韻莊系字。針對上述構擬，說明如次：

1. 我們為原始閩語的皆佳夬諸韻的非莊系字擬測了一個央高的介音成分 *i*，其原因是要解釋原始閩南語中皆佳夬韻幫見影系字與齊韻幫見影系字局部合流的現象。齊韻字為三合元音的 **-iəi*，那麼將皆佳夬幫見影系字擬為三合元音 **-iəi*，就解釋演變而言是較為簡易的策略。在原始閩南語中，我們只需要假設前高的 **-i-* 和央高的 **-i-* 合流為一類 **-i-* 即可。
2. 另一方面，從原始閩東及原始閩北看來，皆佳夬三合元音 **-iəi* 的介音成分 **-i-* 幾乎無跡可尋，這是因為介音 *-i-* 與主要元音 *-ə-* 都屬於央元音，彼此相互排斥造成 *-i-* 的失落。**-iəi* 在原始閩東及原始閩北的演變如下：

原始閩東	原始閩北
稗 <i>*bhiəi5 > pheĩ5 > phe5</i>	<i>*bhiəi5 > phæĩ5 > phe5</i>
街 <i>*kiəi1 > keĩ1 > ke1</i>	<i>*kiəi1 > kæĩ1 > ke1</i>

由以上原始閩東和原始閩北的表現來看，介音成分 **-i-* 的丟失，伴隨著主要元音的低化。

3. 上文 3.3 提到的階 *kie1*、鮭 *kie2*，在閩東語中例外地讀為四等。我們推測這兩個詞在原始閩語的早期形式分別是 **kiəi1* 與 **giəi2*，這兩個同源詞從原始閩語

³⁴ 張光宇（1990：80、87、153）將蟹攝開口四等齊韻與二等皆佳夬韻都構擬為 **-ai*，並指出演變上有相同之處，以上係徵引張文對齊韻的解說。

到現代閩東語的演變歷程是：

階 *kiəi1 > kiei1 > kiɛ1 > kie1

鮭 *giəi2 > giei2 > kiɛ2 > kie2

換言之，閩東語「階、鮭」之所以與齊韻字同讀為 -ie，是因為在原始閩語中蟹攝開口二等本來就存在一個介音 *-i- 使然。

4. 原始閩南語中存在蟹攝開口二等重韻皆與佳夬之別，在原始閩語中我們將之擬測為 *-ei 和 *-ɛi，這兩個韻母在原始閩東及原始閩北已經看不出區別，必須根據原始閩南語的證據予以重建。
5. 比較上位的原始閩語及其下位方言原始閩南、原始閩東及原始閩北的形式，很顯然原始閩南語保存最多原始閩語的區別，包括三合元音 MVE 的韻母框架、皆韻與佳夬韻的主要元音差異以及蟹攝開口二等韻母的介音 *-i-。另一方面，原始閩北完整地保留了原始閩語蟹攝二等開口的元音性韻尾 *-i，對於整體音節結構的擬測也有所啟發。

5.3 *-iəi、*-ei、*-ɛi 韻母在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中的位置

基本上，本文係以 Norman (1981) 原始閩語韻母系統為基礎，一方面增加方言比較的數量，同時由下而上，利用分層構擬的方式全面檢視 Norman (1981) 既有的構擬是否合理。就蟹攝開口二等字的構擬而言，本文得出的結論與 Norman 頗為不同，Norman 構擬為 *-e (街買)，本文則構擬為 *-iəi。這個韻母在整個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中是否合理？現在來看一下 Norman 構擬的原始閩語元音系統：（這裡只觀察陰聲韻，陽聲韻和入聲韻從略）

Simple Monophthongal Finals (單元音韻母)

i y e o a

Diphthongs (複合元音)

iu yi ui eu əi əu

oi au ai au

ie io ia au ia iə

ye

Triphthongs (三合元音)

iau iai uai uai

uai yai

從分布上來看，Norman 的原始閩語陰聲韻包括 5 個單元音韻母，17 個複合元音和 6 個三合元音。從 Norman 的系統來看，元音系統分布相當不均衡，有三個前元音 i、y³⁵、e，一個後元音 o，一個低元音 a。某些元音不能單獨出現，例如 ə 和 a。在本文中，我們取消了 *-e 韻母，並為原始閩語擬定了 *-iəi、*-ei、*-ei 這三類韻母。

從原始閩語內部構擬（internal reconstruction）和漢語音韻史的角度來看，*-ei、*-ei 兩類韻母可能還可以簡化，這已超出本文範圍。但原始閩語 *-iəi 的擬測應當是相當合理的，理由是從韻母系統來看，三合元音有 *-uai，吳瑞文（2014）給齊韻構擬了 *-iəi。倘若假設原始閩語有 *-i- 介音，則整個系統中的三合元音就有相當整齊的表現：*-uai、*-iəi、*-iəi。

進一步問題是，原始閩語二等韻的介音 *-i- 是否是一個普遍性的成分？抑或是蟹攝開口二等獨有的？這個問題相當關鍵，在沒有全面觀察前不容易回答，這裡先提出若干旁證。我們（吳瑞文 2010）曾考察過梗攝開口字在閩語中的音韻層次，梗攝開口二等在原始閩語中有一個層次帶有 -i- 介音，這個層次也源自江東方言。³⁶例如：

表 24. 原始閩語及其下位方言中梗攝開口二等字的擬測

	原始閩南	原始閩東	原始閩北	原始閩語
拆	*thiaʔ7	*thiak7	*thiaʔ7	*thiak7
摘	*tiaʔ7	*tiak7	*tiaʔ7	*tiak7
額	*hiaʔ8	*ɲiak8	*niaʔ7	*ɲiak8
行	*kiã2	*kian̩2	*kian̩5	*gian̩2

³⁵ 我們（吳瑞文 2009）曾經檢討 Norman 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中*-y 的擬測，結論是這個韻母應當改擬為*-jəw（*iəu）。另外，原始閩語中帶*y 的成分（*yi、*ye、*yai）也都相當可疑，我們預計另文討論。

³⁶ 我們（吳瑞文 2010）並沒有討論梗攝開口二等字在閩北語中的表現，下表中的原始閩北是本文補入的。

上述二等字在各閩語次方言中都必須擬測一個 *-i- 介音。從等第的觀點來看，參照本文蟹攝開口二等字擬測為 *-i- 的方式，這些梗攝二等開口字在原始閩語中也可以構擬為 *iaŋ。值得注意的是，原始閩語的 *iaŋ 韻母變為 *-iaŋ 的時代相當早，因此和同攝三等清韻和四等青韻無從區別。³⁷把蟹攝開口二等和梗攝開口二等的同源詞證據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原始閩語 *-i- 介音可以出現在 a、ə 元音之前，至於其他環境中的 *-r- 介音情況如何，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5.4 古江東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的擬測

5.4.1 閩語音韻層次的斷代問題

從《切韻》序、《經典釋文》序錄和《顏氏家訓·音辭篇》的記載可知，上古漢語到了六朝時期，至少已經分裂為南北兩個主要的方言群，一是北方的河北方言（鄴下音系），一是南方的江東方言（金陵音系）。（丁邦新 2008[=1995]）根據梅祖麟（2001、2013）的假設，現代南方方言中的閩語、吳語及北部贛語都存在一個江東方言的層次。以本文的音韻層次分析而言，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諸韻在原始閩語中有三個層次：其中層次Ⅰ要由上古韻部來解釋其演變；層次Ⅲ為文讀層蟹攝一二等合流的形式，這兩個層次都不能用來擬測江東方言。所以本文認為，閩語中能夠用來構擬古江東方言的只有層次Ⅱ的 *-ioi/*-ei/*-ei 等韻母。

以上關於層次的推論是排除式的論證，屬於消極的論述手段。我們還可以觀察其中若干同源詞在文獻中出現的年代，配合語義及語法演變，從而積極地推斷音韻層次可能的時間。底下以「解」以及「鮭」為例分別說明。

梅祖麟（2002）指出，閩語中表示「能」、「會」的助動詞，其語源是「解」（胡買切）。「解」作為助動詞的用法出現於文獻上的年代是南朝。例如：

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世說新語·術解》）

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南齊，求那毗地譯《百喻經》）

³⁷ 我們（吳瑞文 2010）曾根據閩語的同源詞證據，將梗攝二等耕韻、清韻和青韻在原始閩語中的形式擬測為 *-iaŋ，讀者可以參看。

風生解刺浪，水深能捉船。（蕭綱〈權歌行〉）

「解」用為助動詞的用法在閩語中相當普遍（臺灣閩南語 e6、福州 a6、建陽 ai6），罕見於其他漢語方言。³⁸另一方面，現代多數漢語方言表示「能」、「會」的助動詞則是「會」，例如北京 xuei5、蘇州 ue6、溫州 vai6、長沙 fei6、雙峰 yue6、梅縣 vɔi5、廣州 wui4 等。³⁹由此觀之，閩語以「解」（原始閩語擬音為 *ɣiɔi4）表示「能」、「會」乃是承自南朝的用法。

「鮭」這個字形在漢語韻書中至少有五種反切切語：古攜切或涓畦切（蟹攝合口四等見母平聲）、苦圭切或頃畦切（蟹攝合口四等溪母平聲）、戶佳切（蟹攝開口二等匣母平聲）、烏鳩切（蟹攝合口二等影母平聲）和戶瓦切（假攝合口二等匣母）。其中在語義上與鮭魚、魚菜有關的是戶佳切。⁴⁰

《廣韻》載：戶佳切，魚名，出吳志。《集韻》載：戶佳切，吳人謂魚菜總稱。表魚菜的「鮭」這個詞彙在漢語歷史文獻中並非常用詞，兩漢乃至於唐代文獻的用例擇要如下：⁴¹

齋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匹，交廣市鮭珍。（樂府詩集/卷第七十三/雜曲歌辭十三/焦仲卿妻）

我入其家內，架上有白米飴，幾種鮭，我暫過灶下，戲，婢無故犯我，我打其脊，使婢當時悶絕，久之乃蘇。（新校搜神記/搜神記/卷十五）（江泌）
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南齊書/列傳/卷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孝義/江泌）

（周）迪又與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轉久，相隨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

³⁸ 與閩語關係密切的浙南吳語則有若干方言也以胡買切的「解」作為表「會」的助動詞，下文將進一步討論「解」的音韻演變。

³⁹ 詳參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1995），頁473。

⁴⁰ 至於其他反切的語義，請分別參看《廣韻》或《集韻》的相關說明。

⁴¹ 以下例句均由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檢索而得，特此說明並致謝。

臨川郡市魚鮓胡三省注：吳人總稱魚菜為鮓。（陳書/列傳/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周迪）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薤、滫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鮓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南齊書/列傳/卷三十四 列傳第十五/庾杲之）

臥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自愧無鮓菜，空煩卸馬鞍。移樽勸山簡，頭白恐風寒。（全唐詩一/卷二二六/杜甫/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為文先見草，釀熟偕共觴。新果及異鮓，無不相待嘗。（全唐詩一/卷三八三/張籍/祭退之）

以上的「鮓」指的是可食用的菜餚，從文獻的時代上看，「鮓」用來泛指魚菜是東漢之後。在東漢左右，「鮓」這個方塊字專指有毒的河豚。例如：

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渤澤。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原。其中多赤鮓郭璞注：今名鰐鮓為鮓魚，其獸多兕、旄牛，其鳥多鴈鳩。（山海經/山經/卷三 北山經(山海經第三)/北山經/敦薨山）

毒螫渥者，在蟲則為蝮、蛇、蜂、蠆，在草則為巴豆、冶葛，在魚則為鮓與鰐、鰕，故人食鮓肝而死。（論衡校釋/第二十二卷/訂鬼第六十五）

所謂「鰐鮓」，《說文》謂「鮓，海魚名。」段注謂「鮓，亦名侯鮓，即今之河豚也」。需要注意的是，表示河豚的「鮓」讀音為古攜切，異體字作「鰐」，其語義跟表魚菜的「鮓」相去甚遠。由文獻用例推敲，「鮓」這個方塊字表示魚菜且廣泛使用，應在魏晉之後。目前的閩語都以戶佳切的「鮓」（*giɔi2）指醃漬的魚或蝦蟹，是承自上述「鮓珍」和「鮓菜」的用法。

根據以上閩語中常用的「解」和「鮓」兩個同源詞在漢語歷史文獻中的用法及演變，我們可以推測 *-ɔi 不屬於秦漢層次，也早於文讀層，其時間落在魏晉六朝之間。

5.4.2 漢語音韻史的觀察

接著我們利用漢語音韻史的既有成果，進一步說明原始閩語 $*-iəi$ 更為確切的時間。根據何大安（1981）對南北朝韻部的歸納與分析，魏晉到南北朝的皆佳夬三韻有以下的演變：

表 25. 蟹攝開口二等字從魏晉到南北朝的演變

魏晉	宋北魏前期	北魏後期北齊	齊梁陳北周隋	切韻	例字
riei	riei	rei	ei	aī 佳	佳解
rəi	rəi	rəi	æi	ăi 皆	戒駭
rad	(rai)	ai	ai	ai 夬	薑犛

從上表看來，皆佳夬諸韻最晚到了齊梁陳北周隋時期，已經從原本的 MVE 型的三合元音轉變為 VE 型的複合元音。因此，古江東方言的 $*-iəi$ 從主流漢語分支出來的時間必然早於齊梁陳北周隋，我們推測應當落在宋北魏前後期之間。同時，觀察魏晉到北魏前後期的擬音形式，江東方言 $*-iəi$ 的介音 $*-i-$ 可以理解為二等韻介音 $-r-$ 弱化後的痕跡。這顯示當時的古江東方言保留了上古音系中一個重要的音韻成分。

5.4.3 浙南吳語的初步觀察

本文以原始閩語的層次分析為起點，嘗試運用閩語層次分析後的結果，結合漢語音韻史既有的成果，綜合地推測古江東方言中蟹攝開口二等字的早期形式。本文擬測古江東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的證據全部來自閩語內部，這意味著，本文獲致的結論仍然可以參照其他方言（例如吳語和北部贛語）的現象提出驗證或修改的看法，不過這已超出本文的範圍。然而，作為初步嘗試，我們不妨參看一下目前既有的吳語早期形式的構擬以及相關浙南吳語的材料，看看與本文提出的觀察是否有太大的距離。

首先觀察蟹攝開口二等佳皆重韻的區別。秋谷裕幸（2003）構擬了吳語處衢方言的西北片，材料包括常山、玉山、江山和廣豐四個處衢片方言。在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中，蟹攝開口二等皆韻為 $*-ai$ ，蟹攝開口二等佳韻既有 $*-ai$ ，也

有 ***-a**。這個現象顯示，原始處衢方言（西北片）能夠區分佳韻（***-a**）和皆韻（***-ai**）。⁴²（秋谷裕幸 2003：61）底下把秋谷和我們的構擬放在一起，進一步說明閩語和吳語的差異：⁴³

表 26. 皆佳兩韻在原始閩語和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的表現

		幫系	泥娘母	莊系	見系	影系
佳韻	原始閩語	*-iəi	*-iəi	*-ɛi	*-iəi	*-iəi
皆韻	原始閩語	*-iəi	*-iəi	*-ei	*-iəi	*-iəi
佳韻	原始吳語處衢西北片	*-a	*-a	*-a	*-a	*-a
皆韻	原始吳語處衢西北片	*-ai	—	*-ai	*-ai	—

針對上表，可以有幾點觀察：

第一、從切韻的框架來觀察這兩種原始語，可以發現：原始閩語只在莊系聲母前保留了二等重韻佳皆的區別（佳 ***-ɛi**：皆 ***-ei**），在其他聲母環境都已經合流為一類（***-iəi**）；原始吳語處衢西北片則在各種聲母環境都保留了二等重韻佳皆的對立，佳 ***-a**：皆 ***-ai**。

第二、從兩種原始語構擬的語音形式來看，原始閩語的擬音在不同聲母後分別保留了三合韻母 MVE 型結構（介音、主要元音及元音性韻尾）及複合元音 VE 型結構（主要元音及元音性韻尾）結構。原始吳語處衢西北片則只保留 VE 型結構（皆韻）和單元音 V 型結構（佳韻）。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原始閩語的形式保留更多的原始語成分，但在對立上有所簡省。原始吳語處衢西北片則在脫落介音成分之後，藉由音節結構差異來保存二等重韻對立。

第三、上一節我們看到，根據何大安（1981）的看法，佳皆兩韻在「齊梁陳北周隋」這個階段已失落了二等 ***-r-** 介音，成為複合元音 VE 型，並透過主要元音展現區別。由原始吳語處衢西北片二等重韻佳 ***-a**：皆 ***-ai** 的音韻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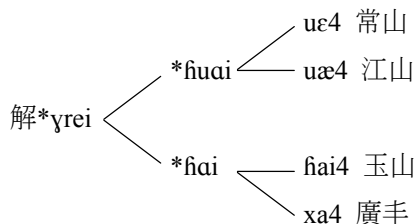
⁴² 夬韻字少且只分布在雙唇及莊系，而且在秋谷（2003）的構擬中沒有同源詞例，以下的討論以佳皆兩韻為主。

⁴³ 「—」代表在秋谷（2003）的擬測中該類聲母缺乏同源詞例。

式來推測，這一音韻層次從古音中分化出來的時間，最早僅能追溯到「齊梁陳北周隋」時期。參照書面漢語的音韻發展，與原始閩語相較，原始吳語處衢西北片分化出來的時間相對較晚。

其次，若干浙南吳語中若干零星的語音及音韻現象，就共時觀點不易索解，但從歷時發展的角度或許可以提出解釋。底下以表能力的助動詞「解」以及「芥」的文白異讀為例略加申論。

根據曹志耘等（2000：295）的說明，吳語處衢方言的玉山和廣丰兩個方言表能力的助動詞是「解」（蟹攝二等上聲蟹韻胡買切），例如玉山 *ɬai4*、廣丰 *xa4*。值得注意的是，閩語表能力的助動詞及情態動詞也用「解」，例如永春 *ue4*、福清 *e6*、建陽 *ai5*。另外，曹志耘等還提到，開化說 *ue6*、常山說 *ue4*、江山說 *uæ4*。這三種說法的聲調都符合「解」，介音符合「會」。可能是固有詞「解」受到外來詞「會」的影響而形成的混合詞。對此我們提出另一種解釋。從共時層面上看，吳語處衢方言的「解」有兩種形式，一類不帶合口成份 *-u-*（玉山、廣丰），另一類則有合口成份 *-u-*（開化、常山、江山）。底下嘗試構擬「解」從古江東方言到現代吳語處衢方言的演變：



秋谷裕幸（2003：63、64）的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的韻母系統中已經為助動詞「解」構擬了 **ɬuai4* 和 **ɬai4* 兩讀，這是非常有見地的。簡而言之，從演變的角度來看，「解」之讀為 **ɬuai4*，其合口介音並非無中生有，而是 **-r-* 介音弱化之後的痕跡。

在處衢吳語慶元方言中，「芥」字存在文白異讀的表現，白話音為 *ie5*，用於指稱芥菜；文讀音為 *ka5*，用於指稱芥蘭菜。（曹志耘等 2000：224）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屬於見母的芥讀為零聲母 *ie5*，並且韻母與蟹攝開口三等祭韻、四等齊韻有相同的韻母表現，比較慶元方言祭 *teie5*、世 *cie5*（以上祭韻）、米 *mie4*、底

ʔdie3、齊 eie2（以上齊韻）。

在浙南不少吳語方言中，古知、章、見母字會讀為零聲母，這一現象鄭張尚芳（2012[=1995]：61-96）稱為 **tc-** 聲母零化，並指出 **tc-** 聲母零化的過程為 **tc-** > ʔdz- > ʔj-。以慶元方言而言，具體例證包括：著_知 iaʔ7、煮_章 ie3、種_{章，去聲} ion5、嫁_見 ia5、雞_見 ie1、覓_見 yē3。我們認為慶元方言古拜切的芥 ie5 也經歷 **tc-** 聲母零化的演變。從慶元方言 **tc-** 聲母零化的例字來看，多數是中古三四等細音字，也就是帶有三等介音 -j- 或四等介音 -i- 的成分。少數是中古二等字，例如嫁以及芥。倘若細音成分是 **tc-** 聲母零化的條件，那麼中古二等字的條件從何產生？

慶元方言「芥」ie5 與「雞」ie1 除聲調有別之外，聲母韻母完全相同。這一現象對於上述問題有重大的啟發。首先，慶元方言與閩南方言都有蟹攝開口二四等同形的表現，比較閩南語永春「疥」kue5、「雞」kue1；漳州「疥」ke5、「雞」ke1；揭陽「疥」koi5、「雞」koi1。我們可以推測，早期慶元方言曾經有一個蟹攝二四等合流的層次。其次，就慶元方言內部而言，「芥」之所以會發生 **tc-** 聲母零化，其原因乃在於它帶有介音成分，現在共時平面的音值為 -i-，其前身則來自二等介音 *-r-。以下嘗試擬測慶元方言「芥」和「雞」的演變過程：（聲調暫時不論）

芥 *krəi
雞 *kiə ———> kiə > kiə > teiə > ʔdziaə > ʔie

以上的演變顯示，同屬見系的芥、雞兩詞原先存在介音差異，之後二等 *-r- 介音弱化為元音性的 -i-，與四等齊韻合流，從而引發後續 **tc-** 聲母零化。換句話說，上古二等 *-r- 介音在古江東方言中弱化為 -i-，為見母二等字參與 **tc-** 聲母零化創造語音上的條件。嫁也可以有平行的解釋：*kra5 > kia5 > teia5 > ʔdzia5 > ʔia5。

最後說明一點。上文我們討論「解」和「芥」這兩個詞在浙南吳語中的讀音，讀者或許會有以下的疑問：同樣是 *-r- 介音的痕跡，為何有時弱化為 -u-，有時弱化為 -i-？對此我們的解釋是：相較於三等輔音性介音 *-j- 和四等元音性介音 *-i-，二等介音 *-r- 是最不穩定的。*-r- 的不穩定性具體反映為演變上的多種可能性：弱化為 -u-、弱化為 -i- 或者直接丟失。

6. 結論

本文利用閩語豐富的音韻材料，透過嚴謹的同源詞比較，觀察中古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諸韻的語言現象並離析其中的規則對應，進而參照漢語音韻史的演變，建立蟹攝開口二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對應關係。本文獲得以下若干認識：

第一、透過嚴謹的同源詞比較，我們發現儘管轄字多寡不同，但蟹攝開口二等皆佳夬三韻在各閩語次方言中都具有三個明顯的時間層次。具體結論如下：

蟹開二皆佳夬	閩南語	閩東語	閩北語	同源詞例
層次 I	*-ɔi、*-ai	*-ɔi、*-ai	*-ai 芥	埋、芥派
層次 II	*-iɔi/*-ei/*-ɛ	*-ɛ	*-æi	稗賣齋債街鮭挨鞋
層次 III	*-ai	*-ai	*-ai	排敗齋差皆解界械

第二、前人指出，蟹攝開口二等字與四等字在閩語中有合併的現象，本文重新檢視閩語內部的材料，發現蟹攝開口二四等完全合併只存在於閩北語，至於閩南語及閩東語則分別在不同的聲母條件之後維持區別。歸納言之，原始閩語中的蟹攝開口二等字可構擬為 *-iɔi 佳皆夬幫見影 / *-ei 佳韻莊系 / *-ei 皆韻莊系，蟹攝開口四等字則是 *iɔi。以幫見影系聲母而言，蟹攝開口二等與四等的不同僅在於介音：二等帶有央高的 i 介音，四等則有前高的 i 介音。

第三、根據閩語中「解」和「鮭」的音韻表現及具體用法，我們推斷南朝江東方言蟹攝開口二等字也可以擬測為 *iɔi。參照魏晉到隋代的音韻變遷，我們發現二等介音 *-i- 是魏晉二等韻介音 *-r- 弱化後的痕跡。相較於閩語中古江東方言的 *iɔi，閩語中也有來自上古層次的蟹攝開口二等字，如芥 *kai5 (< OC.*kriads)。然而在這個層次中，已完全沒有二等介音 *-r- 的痕跡。

第四、本文初步比較了浙南吳語中與江東方言層次有關的音韻和詞彙現象，我們發現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仍然保存了六朝時期蟹攝開口二等字重韻的區別：佳 a：皆 ai。同時，浙南吳語若干詞彙還保留了 *-r- 介音成分的痕跡，例如助動詞解，常山 uɛ4、江山 uæ4 都來自 *ɣuai4 (< *ɣriei4)。還有慶元方言芥 ie5，來自早期的 *krai5。這些結構上和詞彙上的證據，也顯示吳語和閩語都存在一個源自

江東方言的音韻層次。

引用文獻

- Bynon, Theodora. 1977.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elde, Adele M.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Norman, Jerr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方言》4: 268-274。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丁邦新. 1998. 《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收錄：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頁 166-187。（原刊於《清華學報》14.1/2 合刊：257-273，1982）
 〈吳語中的閩語成分〉，頁 246-256。（原刊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13-22，1988）
- 丁邦新. 2008.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收錄：
 〈重建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頁 65-73。（原刊於《中國語文》6：頁 414-419，1995）
 〈從歷史層次論吳閩關係〉，頁 194-203。（原刊於《方言》2006.1：1-5）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頁 180-193。（原刊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4.4：1-14，1983）
- 王育德. 2002. 《閩音系研究》，台北：前衛出版社。
- 中嶋幹起. 1979. 《福建漢語方言基礎彙集》。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1981. 《方言調查字表（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 〈卷三十三·方言〉，《永泰縣志》（北京：

新華出版社)。

李 榮. 1982. 《音韻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李方桂著，丁邦新譯. 2011. 《比較台語手冊》（丁邦新主編《李方桂全集》之 8）。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李如龍. 1997. 《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如龍. 2001.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收錄：

〈南安市方言志〉，頁 1-68。

〈建陽市方言志〉，頁 431-468。

〈崇安市方言志〉，頁 469-499。

李如龍、潘渭水. 1998. 《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吳瑞文. 2007. 〈共同閩語 *iai 韻母的擬測與檢證〉。《臺大中文學報》27：263-292。

吳瑞文. 2009. 〈共同閩語 *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語言暨語言學》10.2：205-237。

吳瑞文. 2010. 〈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語言暨語言學》11.2：297-334。

吳瑞文. 2014.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齊韻的擬測〉。《東方語言學》第十四輯：60-80。

何大安. 1981. 《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何大安. 2009. 《漢語方言與音韻論文集》（作者刊印，文盛彩藝印刷）收錄：

〈論郭璞江東語的名義〉，頁 185-192。（原刊於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pp.49-56.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9.）

〈語言史研究中的層次問題〉，頁 175-184。（原刊於《漢學研究》第 18 卷特刊：261-271，2000）

杜佳倫. 2014. 《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上海：中西書局。

- 林連通、陳章太. 1989. 《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寶卿. 1992. 〈漳州方言詞匯〉（一）、（二）、（三），《方言》2:151-160、3:230-240、4:310-312。
- 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4. 〈卷三十五·方言〉，《東山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南靖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7. 〈卷四十二·方言〉，《南靖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侯精一主編. 2002.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第二十九篇·方言〉《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秋谷裕幸. 2000. 〈吳語處衢方言中的閩語詞——兼論處衢方言在閩語詞匯史研究中的作用〉，《語言研究》總 40：99-106。
- 秋谷裕幸. 2003. 《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東京：好文出版。
- 秋谷裕幸. 2008.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洪惟仁編. 1993. 《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2》，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收錄：〈漳州十五音的源流與音讀〉，頁 1-62。
- 漳州方言韻書三種之《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 陳麗冰、吳瑞文. 2014. 〈寧德方言的變韻及其歷時意義〉，《漢語學報》4：31-40。
- 華安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6. 〈卷三十·方言〉，《華安縣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詔安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9. 〈卷三十七·方言〉，《詔安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梅祖麟. 2000. 《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收錄：
The Austroasiatic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頁 429-297。（與 Jerry Norman 合著，原刊於 Monumenta Serica 32：pp.274-301，1976）

- 梅祖麟. 2001. 〈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1：1-15。
- 梅祖麟. 2002. 〈幾個閩語虛詞在文獻上與方言中出現的年代〉，何大安主編《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頁 1-21。
- 梅祖麟. 2013. 〈漢語方言裡的三個指代詞：“汝”、“渠他_(H)”、“許_那”——再論魚虞有別與現代方言〉，鄭秋豫主編《語言資訊和語言類型》（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頁 151-188。
-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 2000.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雲霄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9. 〈卷三十六·方言〉，《雲霄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張光宇. 1990. 《切韻與方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書局。
- 張振興. 1992. 《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楊秀芳. 2001. 〈從漢語史觀點看「解」的音義和語法性質〉，《語言暨語言學》2.2：261-297。
- 董忠司. 1996. 〈試論潮州話 -ou 韻的形成——潮語和粵語的比較之一〉收錄於詹伯慧、李如龍、張雙慶編《第四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頁 74-90。
- 漳浦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 〈卷三十八·方言〉，《漳浦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 〈卷三十一·方言〉，《寧德市志》（北京：中華書局）。
-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卷三十二·方言〉，《壽寧縣志》（廈門：鷺江出版社）。
- 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3. 〈卷三十五·方言〉，《閩清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

- 蔡俊明. 1976. 《潮語詞典》，臺北：三民書局。
- 潘悟雲. 1995. 〈溫處方言與閩語〉，收錄於《吳語與閩語的比較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100-121。
- 鄭張尚芳. 2012. 《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收錄：
〈浙西南方言的 **tc** 聲母脫落現象〉，頁 61-96。（原刊《吳語與閩語的比較研究》，頁 100-121，1995）
- 霞浦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9. 〈第二十七篇·方言〉，《霞浦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羅杰瑞. 1995. 〈建陽否定詞探源〉，《方言》1：31-32。
- 羅杰瑞著，史皓元、張艷紅譯. 2011. 〈漢語方言通音〉，《方言》2：97-116。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Unrounded Grade 2 Finals of Xiè Rhyme Group in Jiangdong Dialect of Southern Dynas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parative Min

Wu, Rui-we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written documents (e.g. Qie Yun Introduction, Jing Dian Shi Wen Introduction and The Yin Ci Chapter of The Family Instructions of Master Yan), it is clear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dialect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one is Ye Xia dialect and the other is Jin Ling dialect. (Ting 2008[=1995]) Furthermore, Mei (2001&2013) proposed a hypothesis that the Min dialect, Wu dialect and northern Gan dialect share a common stratum descended from Southern Dynasty Jiang Dong Dialect. Based on this premise, this paper will reconstruct the phonological forms of the unrounded grade-2 finals, i.e. Jie, Jia and Guài rhymes, of Xiè rhyme group through comparison of modern Min dialect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aims of this article are:

1. to investigate the cognates of unrounded grade-2 finals of Xiè rhyme group in Min dialects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strata with the Qie-yùn framework.
2. to clarify the sequence of different strata with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and Chinese lexical history.
3. to reconstruct the values of unrounded grade-2 finals of Xiè rhyme group with correct phonological stratum in Min dialec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phonological forms of unrounded grade-2 finals of Xiè rhyme group in proto Min are *-iəi, *-ɛi and *-ei in different consonant environments: *-iəi is after bilabials, velars and glottals, whereas *-ɛi and *-ei are both after postalve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the medial *-i- of final *-iəi in proto Min can be traced back to medial *-r- in old Chinese.

Keywords: proto Min, unrounded grade-2 finals of Xiè rhyme group, Jiang Dong dialect, medial *-r-,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ical linguistics